

清代貴州名賢像傳第一集第三卷目錄

石贊清	一
丁寶楨	七
章永康	一八
傅壽彤	二一
唐炯	二五
黃彭年	三三
李朝儀	三七
胡長新	四一
趙德光	四四
蹇 澗	五〇
黎庶昌	五五
譚鈞培	六五

石贊清



石贊清

石贊清

北京條約者，吾國外交史上極可恥可痛之事也。方事之亟，黔有人焉，誓以死殉職守，不屈不撓，足以表現吾國之民族性者，則石贊清也。先是，咸豐十年八月，英法兩國以條約不諧，故入我天津，吏民駭散，總督以下官多受辱。贊清時爲知府四年，私念責任所在，死無益，不若徑往赴敵。卽單車抵英人所，陳說大義，慷慨而談，顏色不變。英人雖未卽聽，然心敬中國有人矣。旣而以五百人劫質南營。贊清倔強嫚罵，時時引手搏頸曰，速殺我，取吾頭去。英人敬禮有加，爲具食，不肯食，進酒，不肯飲，勺水不入口者三日。英法人皆私竊自謂，以中國爲有人。旣已不可屈，宜還之。而天津士民數十萬人復集，日夜環奏輪舟，距躍謹諱曰，還我石父母來。於是英人恐懼送出，戒其部勿得侵擾百姓。以敬石大人，郡界肅然，莫敢犯者。迨同治未改元之歲，清廷旣黜端華肅順等不用，思擢一二貞亮守死之臣，以風示有位。於是超拜贊清爲順天府尹。其詔略曰，近年吏治廢弛，封疆大臣以奔走逢迎者爲能，其惻怛無華者，往往目爲迂拙，未列上考。昨已超擢天津知府石贊清爲順天府府尹，俾資觀感，而樹風聲。一時輿論翕然宗之。贊清字次皋，一字襄臣，貴筑石氏。道光戊戌進士，直隸卽用知縣，補阜城，署獻縣、正定、盧龍、知縣，大計卓異，升蘆台撫民通判，署永定河北岸同知，升順天府治中，署通永道，霸昌道，補天津知府。同治元年，以府尹兼署刑部右侍郎。迭充辛酉科舉人覆試閱

卷大臣，壬戌科會試搜檢大臣，順天鄉試監臨官，稽察右翼覺羅學。九月補授直隸布政使，二年調湖南布政使，旋護巡撫。五年入爲太常寺卿，稽察左翼覺羅學，轉宗人府府丞。六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再補工部右侍郎。時本省燧燧延蔓，糜爛幾不可收拾。贊清先後條奏，請促川楚合力進兵，又請飭裁撤湘勇，移餉接濟，並薦黎培敬可大用。議下三省督撫施行。厥後黔亂卒由此定，從其言也。而直隸遭旱大饑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舉贊清籌辦全省荒政，謂可獨任其難。清廷方虛心倚任，未幾而遭噬疾。八年益甚，請告開缺，不匝月卒。春秋六十有幾。贊清由縣令數歷中外三十餘年，皆以清正愛民著稱。而天津治績尤異。百姓歌之曰，爲國爲民天津府，剛毅不撓胸有主。及海疆變起，羣吏望風解竄，贊清獨以二千石守死自效，不爲外侮所屈辱。天下高其節，競以比漢典屬國蘇武云。

附 錄

黎庶昌工部侍郎石公神道碑銘云，同治未改元之歲，天子既黜八大臣不用，誅鉅姦惡，思擢一二貞亮守死之臣，以風示有位。於是超拜天津知府石公爲順天府尹。詔曰，近年吏治廢弛，封疆大吏以奔走逢迎者爲能，其惻惻無華者往往目爲迂拙，未列上考。昨已超擢天津知府石贊清爲順天府府尹，俾資觀感，而樹風聲。天下翕然，頌帝德知人也。先是咸豐十年八月，西洋英法兩國以條約不諧故合寇天津，吏民駭散，總督以下官多受辱。公時爲知府四年，私念空城徒死無益，不若徑往赴敵。即單車抵英會所，陳說大義，諭以我朝神武，宜速罷兵議和，毋自取覆轍。慷慨而談，顏色不變。英會雖未即聽，然心敬中國有人矣。既而以五百人規質南營，公即偪強變罵，時時引手搏頸曰，速殺我，取吾頭去。會益敬禮有加，爲具食不肯食，進酒不肯飲，勺水不入口者三日。會皆私竊自謂，此大皇帝忠臣，不可屈。

宜還之。而天津士民數十萬人復集，日夜環奏輪舟，距躍譁譁曰：還我石父母來。於是英人羅拜送出，戒其部勿得侵擾百姓，以敬石大人，郡界肅然，莫敢犯者。兩宮太后聞而嘉之，詔軍機處記名，以道員請旨簡放。蓋公之以忠節受上知事如此。公諱贊清，字次舉，一字襄臣，貴筑石氏。道光戊戌進士，直隸涇州知縣，補阜城，署獻縣，正定，盧龍知縣，大計卓異，升蘆台撫民通判，署永定河北岸同知，升順天府治中，署通永道，署昌道，補天津知府。同治元年以府尹兼署刑部右侍郎。迭充辛酉科舉人覆試閱卷大臣，壬戌科會試搜檢大臣，順天鄉試監考官，稽察右翼覺羅學。九月補授直隸布政使。二年調湖南布政使。三年奉旨督辦南嶽。四年謫理湖南巡撫。五年召入爲太常寺卿，稽察左翼覺羅學，轉宗人府府丞。六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再補工部右侍郎。時黔省賊氛延蔓，摩爛幾不可收拾。公先後條奏，請促川楚合力進兵。又請飭裁撤湘勇，移餉接濟。議下三省督撫施行。厥後黔亂卒由此定，從公言也。而直隸遭旱大饑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舉公籌辦全省荒政，謂可獨任其難。朝廷方虛心倚任，未幾而公遽臨疾，八年益甚，請告開缺，不匝月卒於京師。春秋六十有幾。曾祖某，祖某，考某，祖考皆贈資政大夫，工部右侍郎。姚某某氏，皆封夫人。配某夫人，無子，以承霖嗣。某年月日歸葬貴筑北郊紅邊里吉宅塋之陽。公由縣令數歷中外三十餘年，皆以清正愛民著稱，而天津治績尤異。百姓歌之曰：爲國爲民天津府，剛毅不撓胸有主。及海疆變起，羣吏望風解竄，公獨以二千石守死自效，不爲外侮所屈辱。天下高其節，競以比漢典屬國蘇武云。今公沒二十年，墓道之文未具，庶昌深恐遺事湮軼，後無復能言者，乃表公大節於阡，而別綴他行誼聲諸銘詩，並有攷。銘曰：擾擾羣生，孰能無死。泰山鴻毛，惟其所止。止而得所，死則死耳。求死如飴，時或不死。大德炳完，如石公是。公之爲政，學道愛人。輔仁造士，羣彥莘振。釐剔姦拐，平市米銀。令行禁肅，止譬海濱。公之聽斷，老吏若神。曰石一堂，民自不冤。游河漫漫，郡爲衝鑿。公日不遑，殫求民瘼。露視風梳，隄卑塹薄。導水歸流，民迺反作。公事上官，不爲蔽軌。直道而行，仕已任彼。坦懷率真，亦厭苛禮。御史如奴，視民猶子。雅善談說，名論波起。雜以詼嘲，粲花齊委。文章游藝，釘釘一編。屠堂香屑，誰與後先。機雲錦麗，巧組妍風。雅道變極，於是焉紅。紅邊郭外，踰越阡

陌，攢拳之阿，吉壤所宅。天實留此，永奠公魄。刻銘表忠，用載史筆。

顧履均梅南詩草，紀石少司空贊清軼事云，工部侍郎石襄臣贊清，黔人也。時官太常卿，奏請川湖防兵進剿，論川湖與黔唇齒之勢，及賊可滅之故，約數千言，得旨如所請。予緣慳，未及見先生。據夙昔所聞，先生本寒素，力學敦行，名噪士林，居官以廉明著。黔中兵亂十餘年，流字內多事，鞭長莫及。請兵請餉，朝廷以邊省置之。賴先生一流，鄉邦得以寧息。以德以功，宜鄉賢祀之矣。至其守天津，抗強虜，大節爲中外所欽。官終鄉貳，似宜破格加恩，易名予諡，以表忠貞，而至今未聞有爲之請者，何也。又先生肄業貴山時，堂課亦屬門老試。院長見先生未起稿，問之。先生對習腹稿。院長謂腹稿無佳文。先生曰，間亦有佳者。怒其不遜，置之榜末。先生以即用分發直隸，值琦善爲直督，不喜科甲。先生貌復不揚，進謁斥以不稱。先生前請曰，大人所謂不稱者，以學乎，職進士出身也。以才乎，職未蒞任也。以貌，則職曾引見來。直督辭窮，但云無禮，麾之出。然則先生之不以威勢屈者，原於性，成於學，而非矯激於一時僥倖以得名也。先生少年有遊螺獅山香奩詩云，春風莫道病身慵，孔雀屏開未易逢，寄語鄰家諸姊妹，踏青須要到螺峯。盈盈香汗透春暈，出得東門小堂排，喚取梅香私耳語，柳陰偷換踏青鞋。人比之廣平梅花賦。

方宗誠記石太守事云，太守名贊清，字襄臣，貴陽人。知天津府數年，潔已愛民，深得民心。咸豐八年，英吉利至天津，制軍某走，太守聚水二甕於堂階曰，夷如入晉，則與吾夷死此矣。未幾相國桂良與議和而去。十年，英吉利法郎西入天津，總督以下多受辱。夷分住官舍，惟贊清倔然不屈。夷令其去，曰，取吾頭以往，官舍不可讓也，夷驚訝之。一日夷以五百人持兵入署，扶贊清坐肩輿導入夷館，曰，非敢相難，聞有兵欲燒吾船，故假君爲鎮耳。贊清不食，後數日，民情洶洶。夷恐，命之去。贊清不可曰，吾如何來當如何歸也。夷復命五百人前導，肩輿送之。常首屈一指稱之曰，此好官也。夷居天津數月，贊清終不離衙署。後陞刑部郎，剛直不阿，治獄稱明允。

陳田黔詩紀略傳證云，贊清字次皋，一字襄臣，貴筑人。舉道光乙未鄉試，戊戌成進士，分發直隸，補阜城知縣，大

計卓異，遷蘆台撫民通判，歷順天府治中，進天津知府。咸豐十年八月，英法兩國以條約不諧，合寇天津。吏民駭散，總督以下官多受辱。襄臣私念空城徒死無益，單車抵英會所，陳說大義，慷慨而談，顏色不變。英會雖未即調，心敬中國有人。既而以五百人規質南營。襄臣備強機罵，時引手搏頸曰：速殺我，取吾頭去。會益敬禮有加，爲具食飲，却之。會私謂：此中國忠臣，不可辱。而天津士民日夜環輪舟距躍譁曰：還我石父母來。於是英人羅拜送出，戒其部勿得侵擾百姓，以鐵石太人。事歸趙撫順天府尹，改直隸布政使，調湖南。召拜太常卿，歷宗人府府丞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工部右侍郎。時黔中賊匪延蔓，襄臣條奏促川楚合力進兵，又請裁撤湘勇，移鎮接濟黔省。議下三省督撫施行，黔亂卒由此定。年六十有四，卒於官。有釘飯吟十二卷。

凌惕安黔故密給云：咸豐庚申之役，吾黔石襄臣少司空折節不屈，氣壯山河。其紫泉山館詩餘有滿江紅三闕，尤足壯。茲錄之，一余在夷營中絕食求死，辛繼圖來視，爲余痛哭，因作此示之。一生死關頭，有甚麼遲疑不決，又何必旁觀痛哭聲聲。海國直教銀管轄，天家且恐金甌缺。恨潼關不守老哥舒，勳名裂。段公笏，蘇卿節，睢陽齒，常山舌。算古今臣子，後先同轍。養氣久無心可動，招魂只有恩難絕。戴頭顱一箇此間來，拚流血。（又余在夷營語辛繼圖曰：署中官印一，令箭一，庫銀三萬，速交天津縣令，并屬幕友曾卓軒刻余集唐詩。事後繼圖述以爲笑，謂余命且不要，尙要刻詩，亦好名之累也。因作此，用前韻。）沒世無稱，尼山語昭然明決。爭怪我書生積習臨危淒咽。十載案頭鑒缺冷，幾回天上蟾輪缺。莽將軍豹死尙留皮，名休裂。既無取，司空節，更何問，張儀舌。只錦囊投廁，恐遭覆轍。壯士蒿歌原快事，外孫齷齪尤奇絕。兩般兒總是一般情，留心血。（又有問夷營中情事者，作此答之，用前韻。）中外華夷，是與非一言而決。管甚麼天津橋下水流鳴咽。信國讀書何所事，椒山有膽休效缺。尙當時一箇念頭差，身名裂。敢自詡，堅多節，更那得，廣長舌。仗天公垂念，還轍返轍。使酒曾拚千日醉，傳餐已是三朝絕。恨樓蘭未斬竟歸來，空噓血。

丁寶楨



丁寶楨

丁寶楨

丁寶楨，字穉璜，平遠州人。少能文，有操略。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，咸豐三年成進士，改庶吉士。會母喪里居。遵義楊隆喜難作，蔓平遠。寶楨起，毀家練鄉兵。衆始難之。楨曰，賊至，家豈吾有耶。募壯士，出奇計，戰漸及遠。隆喜平，當事奏留寶楨黔軍，給其儲。行間除編修，變例也。寶楨之能軍自此始。既授湖南岳州府知府，遣所練，待饒金十餘萬，籌者以爲憂。楨取五百集而謂之曰，遭時變亂，累父老子弟協力捍閭里，恍惚十年。死者已矣，予與諸君幸無恙。今被命將行，庫餉不給，其何以堪視諸君徒手歸。則皆泣下曰，公破家急難，吾衆亦以義起，必有求乎。公行矣。楨亦泣，卽日而別。蓋供億之少，解旋之易，軍興以來未嘗有也。抵岳州，石達開方入楚，而陳玉成由金陵上竄鄂渚，南岸州縣盡陷，岳不守者四。寶楨至，以死誓，方略堅密，民悉返，城以完。越歲爲同治元年，調長沙。嘗值客軍數千，將不在鼓噪。寶楨請於大府，貸發三萬金，斬其倡五人，頃刻而定。旋擢山東按察使，晉布政使，躋巡撫。始至東，用兵者六年。善恤將士，能推有功。賊往來剽忽，寶楨乃卷甲窮驅，人樂爲之急。又銳於乘勢，不主畫疆自守，而與跨壤諸督撫和衷戮力。其後諸軍會聚，先後殲羣賊任柱、賴汶洸、張總愚等，逆酋悉平，皆於山東，中原肅清。於是盡整吏事，厲僚屬，務持大體，不爲刻銘，而器量恢豁，廉剛有威。苟遇隱冗之夫，猥緩之政，則必痛摘深剔。事之所係在國與

民，則必行其志而後已。黃河入東，其始決侯家林及賈莊也，東南幾爲澤國。羣工集議，莫敢當。寶楨慨焉，自請植立沙干冰雪中，費不半原估，卒以集事。撫東且十年，吏治稱於天下。而保衛近畿，殺太監安得海二事，尤聲赫中外。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，在東久，故視蜀中百務皆窳墮，嶄然設施，人不能堪。謗至京，清廷知之深，不爲動。寶楨得畢其力，無鉅細必舉。復都江故隄，還民田數十萬畝，裁汰夫馬，民困大蘇。川鹽久敝，利官胥，國家歲失成利百餘萬。寶楨能用唐炯華聯輝創演邊黔邊官運法，悉收復之。計自通籍至兼圻，初治軍旅，繼任封疆，功偉績張，而未嘗以一好自娛，一息弛學問，於平遠原籍亦未嘗增置一廛，經營一宅。凡有興革，不避怨嫌。奏議咨牘動數百千言，不假手於人。其嶄然不欺，其毅然不撓，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，其天性然也。督川亦十年，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卒，葬山東歷城縣，謚文誠。

附錄

王閣運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四川總督丁文誠公誄詞云，惟光緒十有二年四月甲申，四川總督平遠丁公薨於位，於戲哀哉，凡聖哲之功德，必自視其欲然，鬱其才而有餘，猶得志之或難。竊微生之逢辰，交當代之英賢。拯橫流而旣康，竭菁華而遂萎。惟伊人之徐步，特孤立而參天。逮爵祿之尊崇，藩西南而十年。果克終其令名，謂五福之獨全。彼史牒而衆謗，必考績而譏焉。夫孰知其孤忠，固齎恨於重泉。表厥德於素旂，乃並世而莫先。懿青衿之肇升，感達人之延譽。光舊德而文通，宜早翔於玉署。當顯帝之初服，旣寇孽之蟠互。方側席於弘賁，應闢門之天顧。選文館以爲階，輟侍臣而奔禦。嗟江介之傾覆，延河淮而昏霧。惟沅潭之僻遠，愚民牽於轢索。吏闇弱而惶怖，士遷流而靡據。

顧空脅之無張，亦命駕而趨去。感仁贖之一言，遂取義而赫怒。承通詔而練鄉，惟曾丁之克成。曾選士於衡湘，裁粵饑以餉兵。公局促於巖谿，積貧之疲氓。初指困而毀家，終貸粟而靡應。撲燎原其已難，率飢軍而轉行。雖百戰而百勝，亮無功而無名。衆莫恤其孤危，有皇鑒之獨誠。遠分符於岳陽，俾騁足於康平。又狂寇之大來，委新守以空城。結餘民以信義，倭爲挺之旬勦。方河沛之風塵，朝旁皇而論帥。彼南帥之弗北，雖名將其猶戒。獨單車而赴急，曾不顧其危敗。披荊棘以立軍，驅市人而爲隊。歷二使而恢恢，美將吏之和會。濟顯命以授鉞，參湘淮而並轡。逮六傳之紛馳，遭二寇之內爨。鳴鏑驚於近郊，戎旂阻於河外。朝士駭於傳烽，虛胸屯而自潰。聞孤軍之獨進，行八夜而弗寐。雖明知其蹶將，壯當熊以爲快。連寇怖其天降，皇尊佑其忠介。彼曾胡之勳王，乃請命而猶待。固其知之所及，非夫人之所貴。逮齊魯之獲安，撫黎子以其蘇。聯百吏以同心，方千里而應桴。有矯僞之乘傳，馳轡下而莫呵。驚朝至而夕禽，美執法之無邪。昭三聖之平法，靖官府之敷吳。憫水行之失道，歎無禹而民魚。慨河隄之多漏，請獨任夫疏杞。凡衆人之所畏，公沛若其有餘。豈侵官而好功，將思外而思居。躬貢土以親鍵，嗟霜雪之在鬢。鎮表海之雄邦，逢鯨鯢之跋扈。託互市以求通，乃耀兵於五口。登之罟而慨然，備不虞而經武。造樓船以橫海，限戎馬以列樹。胡猛志之未試，已改督於西土。當沃淫之久荒，又虛餽而情廩。危上下以征利，扇廉風而無覩。惟黨人之騰謗，情二星之不照。徒據拾於細故，不務全乎體要。陷文法以三穢，賴聖朝之明保。鑒重臣之瞻言，翔焦明於雲表。方柱石之不傾，何見愠於羣小。歷三考而績熙，遂丕變於貪暴。始爲歲垢之數，今有康衢之繇。諒功成而無憾，何修短之足弔。營四海而曠觀，孰愛國之如家。達此世之倖儻，感達人之訐嗟。念貪夫之馳騁，固兩利於戰和。譴發難於求地，又窘迫於比戈。傷兩役之驛騷，悲不豫於俞都。抗急疏而請使，舉偏師以伏波。皇不昭其深愛，惟勇毅之是嘉。世乃保其溫恤，讓出位以揚夸。俾坐觀其淪胥，枉夕歎而朝嗟。位徒極於優隆，身不與於榮華。戢長恨而蓋棺，志不遂其奈何。於戲哀哉。侍清塵於華陽，黍邦政之必聞。憤憂辱之無臣，每對食而忘殫。思環海之受兵，若羣蟻之圍覬。願一奮夫鱗鬣，出南溟而翼雲。運造膝之奇謀，將請對以密陳。時冉冉而多留，老浸浸其欺人。謂聖賢之如何，

增志士之酸辛。昔虎視乎南荒，料緬甸之必亡，以身毒以窺俄，實藏衛以自強。衆聞言而驚怖，如河漢之無杭。顧懦夫其可立，僮修甲而偕行。譬風生之謀楚，磨蛟龍於津梁。信斯言之可樂，滋來者之哀傷。陟升皇而逝兮，獨遺我以樓皇。慨奇人之難覩，心每念而如渴。於戲哀哉。維曠世之高識，實不累於一身。容穆然而深憂，心泰爾而常欣。實屬已而推賢，好彥聖以利民。萬沈靜而汪洋，若凜秋之又春。文閣誦於過目，藝偶涉而如神。惜見機於世務，眇標致於青芝。變流風之可接，亦絕代而無倫。美知命之識微，特守靜而歸真。不忍見而先訣，猶枉錢於江津。未五旬而告終，何臣質之獨存。汎江淮而履霜，遠送公於隄門。指必死以爲期，猶恐累於知人。於戲哀哉。

閻敬銘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子太保四川總督丁文誠公墓志銘云，同治七年春，捻匪張總愚擁逆數萬，自晉而豫，漸犯畿輦。北蹂定州，款及保定，勢且燎原。去禁聲僅二百里，朝廷震動，至遣宿衛之族出國門備寇。當是時，有越境聞，炳燭會軍僚，所部騎伍無鄉入，一日夜數百里，猝出賊前，轉戰雄任深祁高肅之交，復饒陽城性德之際，其他將帥多得詰議，而一軍北上，首先奮勇往，迅速保衛近畿之憂，不絕於驛，詔凡六下，聲赫中外，則山東巡撫丁公也。八年秋，有樓船銜尾自潞津來，泝運河南下，旗幟殊異，倡俾都甚，力人健師，歌兒浮屠，詭處其間，春觀駭聞，嘶呼佚揚，所經爲之下，無敢發者，蓋安得薄以太監稱有密遣，而山東巡撫執而鞠之，謂大臣未聞有命，汝曹私出，制令所無，必詐無疑，奏置置於法，亦丁公也。公諱寶楨，字穉璜，貴州平遠州人。曾祖考公俊，生員，祖考必榮，四川昭化縣知縣，考世榮，鎮遠府學訓導，祀鄉賢，以公封皆光祿大夫。曾祖妣李，祖妣黃，妣諸魏，皆一品夫人。鄉賢四子，公第三，魏夫人出。少能文，有棧略。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，咸豐三年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會母喪里居。遵義楊蔭鴻造亂，蔓平遠。公起，毀家練鄉兵。衆始難之。公曰，賊至，家豈吾有耶。募壯士，出奇計，戰漸及遠。澧瀘平，當事奏留公督軍，給其儲。朝廷嘉公，行間除編修，異數也。公之能軍自此始。既授湖南岳州府知府，遺所練待饟金十餘萬，籌者以爲憂。公取五百集而謂之曰，遭時變亂，累父老子弟協力捍閭里，恍惚十年，死者已矣，子與諸君幸無恙。今被命將行，庫餉不給，其何以堪視諸君徒手歸。則皆泣下曰，公破家急難，吾衆亦以義起，

必有求乎。公行矣。公亦泣。卽日而別。蓋供億之少，解旋之易，軍興以來未嘗有也。抵岳州，粵賊石達開方寇楚，而陳玉成由金陵上竄鄂渚，南岸州縣盡陷賊，岳不守者四。公至以死誓，方略堅密，屢悉返，城以完。越歲爲同治元年，調長沙。嘗值客軍數千，將不在鼓噪。公請於大府，貸發三萬金，斬其倡五人，頃刻而定。旋擢山東按察使，晉布政使，躋巡撫。始至東，用兵者六年，善恤將士，能推有功。賊往來剽忽，公乃卷甲窮驅，人樂爲之急。又銳於乘勢，不主畫疆自守而與跨壤諸連帥和衷戮力。其後諸軍會聚，先後殲羣賊任柱，賴汝洸，張總愚等，逆酋悉平，皆於山東，中原肅清。暇嘗東登蓬萊，歎息而返。於是盡整吏事，厲僚屬，務持大體，不爲刻鵠，而器量恢豁，廉剛有威。苟遇陵穴之夫，猥緩之政，則必痛痛深剔。事之所係在國與民，則必行其志而後已。黃河入東，其始決侯家林及賈莊也，東南幾爲澤國。羣工集議莫敢當。公慨焉自請植立沙干冰雪中，費不半原估，卒以集事。撫東且十年，吏治稱於天下。光緒二年，擢四川總督。在東久，故視蜀中百務皆窺墮，輒然設施，人不能堪。謗至京師，朝廷知公深，不爲動。公得畢其力，無鉅細必舉。復都江故隄，還民田數十萬畝，裁汰夫馬，民大蘇。川鹽久敝，利官胥，國家歲失戶利百餘萬。公創滇邊黔邊官運法，悉收復之。計自通籍至兼圻，初治軍旅，繼任封疆，迭以殊勞賞孔雀翎，一品冠帶，太子少保，紫禁城騎馬，恩大寵渥，功偉績張，而未嘗以一好自娛，一息弛學問。凡有興革，不避怨嫌。奏議者牘，動數百千言，不假手於人。其嶄然不欺，其毅然不撓，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，其天性然也。督川亦十年，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薨。遺表聞，九重震惜，贈太子太保，予諡文誠，賜祭葬，祀賢良祠，並建祠山東行省。朝廷亦知公於山東朱邑之桐鄉也者。初公夫人卒，值黔亂不獲歸，請於朝，葬山東歷城縣華山之陽。至是有詔仍葬公於東。喪之歸，郊野祭帛相屬。奔者，望者，悲者，歎者，則有述軼事者曰，公始至東，忠親王方蹙溜川城，王向見督撫兩司不設坐。公至門，謂同役國事，坐則見，不然勿通。左右大驚。王聞之，遽加禮焉。聞者稱公，並賢王也。其實微公無以成王之賢也。然以余觀公生平處大事無所趨避多矣，此又足道哉。公娶譚夫人，男子五，體常，體勤，體仁，體壽，體晉。女子五，適黃桂榮，適陳潤慶，俱嫡出，字矣以業，未字者三。孫四，道臣，道源，道津，道敏，俱體

出。公薨之次年，體當等將以九月二十五日葬公於前阡，而以銘銘之文不可缺也，乞敬銘爲之。於戲，余忝知公，公之德不以人言充數者也。雖不文，又焉辭。銘曰，萬物自鞠之浮萍，賢者自公之茯苓，巨人自人之列星。噫嘻文誠，惟公之生，其氣英英。惟公之歿，遺疏在闕，其光烈烈。川亦匪遙，山亦匪高，惟公之靈，獨貞。孰黔之西，孰魯之北，其精在天，是安其魄。

黎庶昌語授光祿大夫贈太子太保四川總督丁文誠公貴州專祠碑文云，光緒十一年，四川總督丁公奏請建昭忠祠，祀公與中丞唐公炯援黔之軍之死事者，詔從之。明年，衆議建祠於貴陽省會之南，雪壓洞之側。四月，祠未成而公薨。遺疏入，天子動容嗟悼，詔葬公山東歷城，與譚夫人合，贈太子太保，入祀賢良祠，予諡文誠，躋於中興輔佐之次。未踰月，山東巡撫請建公專祠於濟南。維時唐公方以越南事繫部獄，庶昌丁憂在籍，乃走省城，集耆老耆紳大夫而謂之曰，當咸豐之際，黔亂肇興，苗教並發。省城兵饑兩絀，坐致困蹙，各省方救死扶傷不暇，何有趾蟬蟻子之援。丁公毀家起鄉兵擊賊，捍閭里，由近及遠，救安平，援貴陽，勦平越，獨山，鎮安，麻哈，守都勻，馳驅五六年，軍事稍定，省城危而復安。其後北平捻匪，護援京師。中原肅清，撫山東，督四川，前後且二十年，勦蕪尤磊落動宇合。而其平日植躬儉介，志意皎然不欺，有禹墨之遺烈，使頑懦皆起。黔自建省以來，名臣碩望接踵代興，考其勳德之隆，未有如丁公者也。且以本籍故事言之，李恭勤尙書也，治行爲乾隆間最。楊勤勇果勇侯也，平定新疆川陝。王壯節，朱勇烈，王壯勇，大臣死綏者也，或裂戶斷臂，或累世效忠。劉松齋天下之清官也，敗匪之亂無役不從。以至石侍郎抗天津之難，陶文節殉都勻之守。然而通祀不過名宦，祠不過昭忠鄉賢，未有旌特殊異之典，豈朝廷忘之哉，亦由鄉人簡略無任事者之過也。今丁公勳業尤盛，若釀金請建專祠，事既應法，且慰鄉人仰止之思，感發興起，欽維來哲，其於臣道未必無裨。皆曰諾。於是合四十八人上言巡撫潘公霽，潘公以聞，得旨報可。其明年，唐公出獄，復以巡撫銜赴滇督辦礦務，道出貴陽，經理祠事。前敘永廳同知華國英佐之。又明年落成，吾友莫庭芝寓書來告祠建於雪風洞，與黔軍昭忠祠相關。於是庶昌大書其事於麗牲之碑，並爲之辭，使可歌以侑樂。公諡寶楨，字稚璜，平遠州人。

咸豐癸丑進士。辭曰，圖雲兮關東，爛朝日兮噓囂，紛龍蛇兮在戶，叛陸離兮新宮，豆蓬陳兮咽簫鼓，羅滿庭兮推黔士女。公之靈兮巨臂，騎箕維兮回翔以下。子弟兮八千，被犀甲兮誓戈鋌。勇氣之兮昔日，相患難兮後先。孰爲生兮孰爲死，公之靈兮宜顯而喜。悲游子兮故鄉，魂魄猶思兮樂此。願公留兮勿歸，公歸去兮黔士心悲。撫華華兮延佇，建芳馨兮以遺我來者。臣有則兮士有師，我銘實兮公知之。

薛福成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云，同治八年，夏四月，福成自江南如保定。道出山東。時余弟福保在巡撫宮保平遠丁公幕府。福成就謁，公留之宿，與語天下事，逾二旬不倦。將別，公歎曰，方今兩宮垂簾，朝政清明，內外大臣各職其職，中興之隆，軼唐邁宋。惟太監安得海方用事，往歲恭親王之被黜，頗爲所中。近日士大夫漸有湊其門者，當奈何。有間，復言曰，吾聞安得海將往廣東，必過山東境，過則執而殺之，以其罪奏聞，何如。福成與福保同對曰，審如是，不世之業也。其難如平一劇寇，功尤高，然布置欲豫，審幾欲密欲斷，否則不惟買禍，亦恐轉益其謀，而貽天下患。公頷之。其秋，安得海果出都。公即奏聞。奉上諭，丁寶楨奏太監安得海矯旨出都，舟過德州，僧僣無度，招搖煽惑，聲勢赫然，著直隸山東江蘇總督巡撫迅遣幹員嚴密擒捕，得即就地正法，毋許輕縱。而丁公初具疏時，聞得海已南下，亟檄知東昌府程繩武追之。繩武躬督屬，馳騎烈日中，躡其後三日，不敢動。復檄總兵王正起發兵追之，及泰安，圍而守之，遂至濟南。當是時，朝旨未到，而安得海大言，我奉皇太后命繼龍衣廣東，汝等自速戾耳。官吏響焉。丁公念朝旨未可知，欲先論殺，雖獲重譴無憾。知泰安縣何毓福長跪力諫，請少待之。會朝旨未至，乃以八月丙午夜棄安得海於市，支黨死者二十餘人。籍其輜重，得駿馬三十餘匹，黃金珠玉珍寶稱是。皆輸內務府。方丁公之奏上也，皇太后問恭親王及軍機大臣法常如何，皆叩頭首祖制太監不得出都門，擅出者死無赦。請令就地誅之。醇親王亦以爲言。命既下，天下交口稱頌焉。伯相合肥李公閱邸鈔，矍然起，傳示幕客，字呼丁公曰，稚璜成名矣。曾文正公語福成曰，吾目疾已數月，聞是事積翳爲之一開，稚璜豪傑士也。

陳田黔詩紀略後編傳證，寶楨字璜，先世自江西臨川徙平遠州之牛場，遂爲州人。祖必榮，四川昭化知縣。父貴

葉，鎮遠訓導。樺璜舉道光癸卯鄉試，咸豐癸丑成捷士，改庶吉士。請急歸。桐梓賊楊隆喜倡亂，所至響應。樺璜散家財，募鄉勇，擊賊屢赴捷，賞五品銜，孔雀翎。賊窺會城，巡撫蔣蔚遠奏留助防，得旨允留，並免其散館，授編修。尋馳解平越州圍，破靈安縣土匪賈復保等。特授岳州知府。粵賊陳玉成犯湖南，樺璜集士民登陴，部勒沿湖漁船，晝夜夜歸港，盡地分守。擄地得吳三桂大礮數百，分布城隘，賊竄去。同治元年，調長沙。授浙軍駐城外，索饌諱，將不在軍，樺璜權宜請巡撫給饌三萬，捕倡亂五人斬之，衆遂定。命署陝西按察使，未赴，改授山東按察使。時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欽差大臣督勦捻匪，馳逐皖豫間。賊剽忽無常，攔入東境。樺璜所部不過三千，隨王檄所向，卷甲急驅，往往如指，斬獲過當。及王陷伏，沒於曹州，上震悼甚嚴，責在事諸臣。樺璜已擅布政使，下部議革職。上命以四品頂戴留任，旋復職。時巡撫山東者爲閻文介敬銘，與之志合。文介去，代之。建議招馬隊於黑龍江，以躡竄佚之賊。上嘉其洞中窳要。湖督李鴻章來會議勦捻於膠萊河運河築牆，綿亙數百里，壁賊海隅，劃段分守。賊乘瑕毀牆佚出，卒聚而殲旃。在東十年，其功績烜赫在人口者三事。一率師首援京畿，一擊出京太監安得海正法，一堵築侯家林賈莊決口，節省庫帑數百萬。疊賞頭品頂戴太子少保銜。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，入覲，賜紫禁城騎馬。三年到任，戡撤夫馬，以蘇民困，築都江堰隄。川鹽行滇黔兩岸，號爲邊引，積滯至八萬七千餘張，羨截積欠一百三十萬六千餘兩。至是改官運商銷，歲增入百餘萬兩。四川自駱文忠卒任後，百務廢弛。樺璜銳意振勵，人不能堪，革盡冗而官譁，絕沽潤而紳譁，杜私飽而商譁。誣詞謗語流聞聲下，言官講官先後劾之。至道大臣查辦，謫誦萬端，特以忠誠結主知，諡曰，丁寶楨平日勇於任事，操守甚好。惟遇事操切，是其所短。又曰，不可憂譏畏讟，稍易初念。亦不可剛愎偏徇，自護已非。雖鑄敎之旨屢下，卒以辦事認真，成效卓著，賞還原職。十二年卒，遺疏言外洋和約萬不足恃，止可以安爲攘，不宜重外輕內。皇上指日親政，應請舉行日講，以裕聖功。近賢人君子，遠宦官宮妾。勿以財用不足而進言利之臣，勿以時局多艱而行苟且之政。固結民心，卽深培國脈。老成碩畫，聞者聽之。特旨追贈太子太保銜，入祀賢良祠，予諡文誠。樺璜狀貌魁梧，疏簡擴目，遇事不隨人俯仰。在東治軍，當謁僧忠親王。王見客廳